

電影劇本叢書

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編

會判審譽木榮

A. 斯 鐵 因 若
李潤思 陳振方譯



中華書局出版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初版

電影劇本叢書

榮譽審判會 (全一冊)

◎定價人民幣九千元

主編者 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

譯者 李振關 方思

原書名 Сын нести

原作者 Александр Штейн

原出版者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原本出版年月 一九四九年

出版者 上海河南中路二二一號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四七七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

發行者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分發行者 總管理處：北京絨線胡同六六號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各地分公司

(五二·京型·三二開·九一頁)

總目編號(16042) 印數(滬)1-5,000

* 印翻得不 · 權作著有 *

本書內容提要

「榮譽審判會」生動地描繪了蘇聯科學界反世界主義的勝利鬥爭。用具體的事件來說明所謂「科學沒有國界」這種荒謬理論，乃是美帝企圖藉此奴役和統治全世界人民的一個「思想武器」。他們想用這荒謬理論來蒙蔽和迷惑全世界人民的愛國心，毀損他們的民族文化，佔有他們的科學成就，以便達到徹底奴役他們的目的。誰要相信這種理論，誰便會在思想上成爲美帝的俘虜。

通過這一鬥爭，不僅表現了蘇聯知識份子的愛國主義精神，也反映了布爾什維克黨在蘇聯人民中的偉大作用。卓越的劇作者亞歷山大·斯鐵因在這部電影劇本中，表現了豐富的政治修養和藝術才華，他把擺在人們面前的一些重大而複雜的問題、政治、黨、科學、社會、家庭、愛情、友誼等的相互關係，提高到人民利益的原則高度，給予深刻、正確而完美的表現。

電影劇本叢書

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編

榮譽審判會

(榮獲一九四九年斯大林獎金一等獎)

A. 斯 鐵 因 著
李 闊 思 合 譯
陳 振 方



中華書局出版

莫 斯 科 電 影 製 片 廠

於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

根據此劇本製成影片

人物：

維列斯基，安德列·伊凡諾維赤——科學院院士，軍醫中將。

奧麗格——他的女兒，國立實驗醫學研究所研究員。

尼古拉——她的丈夫，哲學碩士。

多布洛特沃爾斯基，阿歷克賽·阿歷克賽耶維赤——教授，生物化學家。

達琪雅娜·阿歷山大洛夫娜——他的妻子，外科醫生。

羅塞夫，謝爾蓋·費多洛維赤——教授，化學家。

尼娜·伊凡諾芙娜——他的妻子。

卡里莫夫——講師，研究所黨總支書記。

彼得連柯，伊凡·伊凡諾維赤——醫生，研究所附屬臨床部主任。

庫爾查托夫，基里爾·巴夫洛維赤——衛生部副部長。

格魯施尼茨基，彼得·斯切潘諾維赤——醫學科學院副院長。

政府特設委員會主席。

耶非莫夫——教授，榮譽審判會主席。

彼薩列夫斯基——科學院院士。

伍德。

維利比。

卡迭爾。

米嘉——男孩。

普什可娃——女打字員。

實驗室助手。

多布洛特沃爾斯基的秘書。

潘丘生——托木斯克城的醫生。

醫學科學院院務委員會諸委員，實驗醫學研究所黨總支委員會諸委員，研究所工作人員，榮譽審判會諸委員，醫生，實驗室助手，臨床部工作人員等。

故事發生在現代，在莫斯科。

晴朗的五月的早晨。莫斯科在這春天的早晨，顯得格外美麗。柏油路和翠綠的草木；斑駁的太陽影中的克里姆林宮牆；蘇聯部長會議大廈的側影；停在指揮燈下的汽車行列。

寬闊的卡魯日公路；蘇聯科學院門前的雕像；不遠，是一座新建的宏偉美觀的大廈。

鏡頭漸向上移，好像正向這座大廈的一個窗口裏張望。

科學院院士安德烈·伊凡諾維赤·維列斯基正坐在窗下書桌前閱讀早晨送來的郵件。

無線電廣播着大提琴與樂隊演奏的低沉的音樂。

安德列·伊凡諾維赤一邊喝咖啡，一邊用粗鉛筆（桌上有整套的鉛筆）在「臨床醫學」雜誌的某處劃着記號；又將骨製的書籤夾入某頁，將雜誌放到一旁，很快地看着幾件通知。

一個年輕的婦人走進辦公室來。她很像安德列·伊凡諾維赤，可是她的眉目要比他來得清秀一些。頭髮向後梳，已經不是流行的樣式了。她手裏拿着一件熨好的帶着軍醫中將銀肩章和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星徽的白制服上衣。她將制服掛在維列斯基坐的椅背上。安德列·伊凡諾維赤用溫和的目光看着她：

「你今天怎麼穿得這麼漂亮……這麼莊重呀……」

她微笑着指錶給他看。

「馬上看完，奧連卡……我馬上就把郵件看完。」

他拿出一枝香煙，劃着火柴。奧麗格不聲不響地把火柴吹滅，奪下香煙。

「奧連卡，我好久沒抽煙啦……」

● 奧連卡是奧麗格的愛稱。——譯者

奧麗格指着盛有煙頭的煙灰缸。

「你願意患尼古丁血液凝固症而死掉嗎？我們不是已經說好了嗎？吸煙有規定量……而你一大早就吸起來，這已經是第四支了……」

安德列·伊凡諾維赤聽話地關上煙盒。就在這個時候，他看見門口站着一個年輕的男人正笑嘻嘻地瞧着這幕情景。

「進來吧，進來吧，哲學家。」安德列·伊凡諾維赤也帶着嬉笑和歡迎的口吻叫他。「你看真專制啊？」他擠着眼用手指着奧麗格說。「開始的時候很夠你受的吧，弟弟？」

「暫時我還受得了。」年輕的男人笑着回答。

「『木匠帶枷，自作自受。』這可是你自己挑的，誰也沒給你們做媒。」

他又拿起那本畫有記號的雜誌讀了下去。奧麗格打開窗戶，做手勢招呼她的丈夫。微風輕拂着淺色的窗簾。

奧麗格和尼古拉輕聲笑着，向下看望：在寬大的馬路上一輛洒水车正沿路向兩面噴出細密的水絲；一些頑皮的孩子們在這水流下跳着、叫着。

陽光照射着維列斯基的寬敞的辦公室，室內有高大至天花板的書架，舊時莫斯科的版畫，一張高爾基站在講台上的半身照片，照片上的姿勢是講演者所不常有、而爲高爾基所特有的那種姿勢。他用手支着頰，指間夾着煙管好像出聲地思索着什麼。

照片上有高爾基用大個字母親筆題的字跡：

贈給治病救人和探求生命之源的朋友安德列·伊凡諾維赤——爲了紀念夜半關於科學和人類問題的爭論。阿·皮什闊夫贈。莫斯科一九三四年。

安德列·伊凡諾維赤翻閱「生活」雜誌。閃過新式汽車、可口可樂、口香糖、冷霜、沒有後幫的新式女鞋等等的廣告。

雜誌的某一頁特別引起安德列·伊凡諾維赤的注意。那是一張宴會的照片，最前面是一個端着酒盃的人。安德列·伊凡諾維赤出神地看着。

「喝，好啊！好啊！」他嘟嘟囔囔地說着，雙手拿着展開的雜誌站了起來，「你們看，他在那邊就像在自己家裏一樣呢！」

「羅塞夫！」奧麗格仔細瞧着那端着酒盃的人，喊了出來。

「你上司的照片完全是他本人那付神情，」維列斯基說，「下面又這麼一寫，真要把人的眼睛都弄花啦。」他讀了一句英文之後，將雜誌交給奧麗格，走到電話機旁打電話。「菲多洛夫怎麼樣啦？要來的，今天我要來給他動手術的，請在下午一點鐘以前預備好。我不在的時候無論怎樣也不要把小孩子的繃帶解開。」

奧麗格和尼古拉讀着雜誌並且翻出照片下面的文字。

「『歡迎俄國學者的宴會。』『止痛藥』……尼古拉，別搗亂，我自己……『美國……向俄國學者羅塞夫和多布洛特沃爾斯基致賀。』……』」

「嚷嚷得太厲害了，當然他們自己沒有這樣講……」維列斯基扣着制服上衣的鈕扣唧噥着說，「喏，再往下讀……」

「『羅塞夫和多布洛特沃爾斯基……被選為……全美醫學研究院的名譽委員……』是不是，古里亞●，是名譽委員不是？『科學……不分……國界。』……』」

「怎麼講，怎麼講？等一等……」尼古拉好奇地追問。

● 古里亞是尼古拉的愛稱。——譯者

「我翻譯的很準確呀。『科學不分國界。』可不是嗎？」

「沒有錯，不過，這真是一個有趣的提法。」尼古拉說着看了看錶。「哎呀，我今天學校裏還有課哪，恐怕要遲到了。」

「去吧，去吧！」維列斯基親切地說，「學生們喜歡你嗎？」

「他們都聽我的課。」

「光聽課，還不夠。必須使他們當你一進教室的時候，對你肅然起敬。讓他們嚇得發抖才行！要記住，古人說：『青年的頭腦不是一個器皿，只填滿就行；而是一個火把，需要點燃！』去，去用你心中的言詞把他們燃燒起來吧！」維列斯基手撫着尼古拉的肩膀，把他轉向奧麗格說，「晚上見，我們想想怎樣制裁一下這個暴君！好吧！你們來個告別的禮節吧，我背過臉去！」

他用雜誌蓋上了臉。尼古拉吻奧麗格。維列斯基咳嗽了一聲。

「夠啦，夠啦，我又不是要到千島羣島去，不過是到肉市大街那裏。」

「你千萬要小心點，古里亞，」奧麗格接着丈夫說，「你一開起摩托車來總是像瘋了一樣……」

尼古拉走了。維列斯基帶着若有所失甚至是妒嫉的神情看着女兒。

「你愛他嗎？」

「愛他。」

「喏，這樣對，」維列斯基呼了一口氣，來了這樣一個結語。

電話鈴響。

奧麗格拿起話筒。

「是的，車開出來了？謝謝你，我們就下樓。」她掛上話筒。「汽車在門口呢。爸爸，快點兒吧，我們要遲到啦。」

一座新的才拆去木架不久的壯麗的大廈。門口釘着一塊閃亮的黑色大理石板，上面寫着金字：「蘇聯衛生部國立實驗醫學研究所」。裝飾着正面的那些壁龕內，有羅蒙諾索夫、謝成諾夫、皮洛果夫、巴甫洛夫的雕像。不時有汽車來到門口。

汽車還未十分停穩，頭髮已經灰白的院士彼薩列夫斯基就從車內跳了出來，他在甬道上小步地急走過去，看了看雕像，用手指摸了摸牆上的彩漆，滿意地哼了一聲便走到

門裏去了。

衛生部副部長庫爾查托夫不慌不忙地從「斯大林汽車廠一一〇」式汽車裏走出來，他很神氣地稍稍向左右搖幌着走過，帶着善意的、寬厚的笑容打量着四周。

不知從哪裏開來一輛小型汽車。一個人拿着「萊卡」照像機，砰地一聲關上車門，就沿着甬道跑過去，一面走着一面喀喀地拍照。醫學科學院副院長格魯施尼茨基來到。維列斯基的小汽車急劇地停了下來。安德列·伊凡諾維赤讓奧麗格在前面，兩個人走進門內。

在大理石的樓梯下面，上衣掛着斯大林獎章，頭髮已經灰白的多布洛特沃爾斯基，閃着和善的目光，以主人的風度迎接來臨的客人們。

「請上樓。您好啊！彼得·斯切潘諾維赤！賞光了，賞光了！任何正式開幕儀式都沒有舉行，並且將來也不準備舉行。我們在這裏工作已經三個禮拜了。今天只不過讓大家來看看研究所的新樓房。是的，舊廈已經完全……基里爾·巴夫洛維赤，請吧！」

多布洛特沃爾斯基看見了正上台階的彼薩列夫斯基。「尤利·第米特利赤，我在這裏見到您，特別使我高興。」

彼薩列夫斯基和多布洛特沃爾斯基握手。

「是的，我沒白在考試的時候使勁督促你……就彷彿是不久以前的事似的……大概是三十五年以前了吧，啊？瞧，你已經有了成就了。十分折服。」

多布洛特沃爾斯基向老師致謝。看見維列斯基和奧麗格進來便向他們走去。

「安德留沙，我的好朋友！」

「喏，祝賀你的好日子，」維列斯基笑着吻他。

多布洛特沃爾斯基抱着安德列·伊凡諾維赤的肩，引他上樓。

「我多麼高興啊，你並沒有把我忘掉！並且，我也知道你自己是不會出來的。我應當謝謝奧連卡。奧連卡，領父親去吧！安德留沙，我很讚佩你的女兒。將來一定有出息，你信我的眼力吧。她的性情比起你來似乎也柔和些……請吧！」

這時多布洛特沃爾斯基已經把這些客人引到第二道樓梯和寬闊的白色走廊上走着。他的解說很簡單扼要，因為他覺得這裏的一切，客人們一看就會知道，他毋須一一詳細解釋了。

● 安德留沙是安德列的愛稱。——譯者

「會議室……光學室……一般感覺試驗室……化學室……秤量室，」當電影觀眾與客人一道參觀研究所的時候，可以聽見多布洛特沃爾斯基在畫面外的聲音。

「……科學儀器全是最新式的，提煉櫥，光學儀器。」

客人從藏書庫走入地下室，那裏有一個動物培育所，裏面養着一些準備實驗用的兔子和老鼠，隨後他們又沿着旋式樓梯上樓。又是一些房門，門上的研究室名稱，辦公室等。

但是，當經過一個房門前時，多布洛特沃爾斯基卻沒有停留，而從旁走過，並帶着歉意的微笑，指着門上的小牌子請大家看：「閑人免進」。

「現在我可以請諸位看看研究所附屬的臨床部，我們的藥品就在這裏試驗。目前還很簡陋，只有五六十個床位，但是將來……」

「……將來，我們就要製造出大量的止痛藥品，將來千萬的人都可以享用它。」好像接着多布洛特沃爾斯基沒有說完的話，衛生部副部長庫爾查托夫在正召開臨時大會的會議席上這樣說。